

# 母先憶

述泣天鶴馬

月三年七十三國民

MG  
K828.5=6

3

馬母楊太夫人遺像

李宗仁題



3 2497 1598 2

## 憶先母

嗚呼！余母又於故鄉戰火瀰漫中繼余父而長逝矣！一紙噩耗，天外飛來，肝腸欲斷，血管幾裂，先母一生苦狀，畢現腦海，隨憶而錄，以當行狀。惟悲痛之餘，方寸已亂，言不盡意，辭未能工耳。

### (一)

先母楊太夫人，于民國前四十六年，生于山西永濟縣之陳常村，距余村僅三里許。當前清光緒三年，晉南大祲，余外祖父母暨諸舅父先後以飢餓死。先母時尚年幼，因已字余父，乃接至余家，由余祖母教養之。故先母幼時，即伶仃孤苦，未能一嘗骨肉之溫暖。及余稍長，每清明節時，先母必攜余至外祖父母之墓而掃奠，母哭，余亦隨哭，但當時尚不審母何以如彼之慟也！

### (二)

余母初生先兄一人，逾年生余，先兄早逝，故對余特鍾愛。早食恐晚，每晨炊，先爇餅

以餉，冬衣恐遲，在秋夜即挑燈而製，一日心血，半在余身，繼生余大妹及弟，最後生二妹及三妹，子女益多，而心力愈瘁。時余父隨各名師讀於外，先母在家，事舅姑，養子女，周恤親族，無不當，使先父得一志讀書，無內顧憂。及先父入泮，又因家寒應各私塾聘，教童蒙於陸村，家事無鉅細，仍由先母身任之，因余祖父母時已年高，而余父又終鮮兄弟也。

## (三)

農村生活皆自給，吾鄉既屬僻壤，而吾家又爲貧農，故衣食全自給，食則由磨粉而製餅，而炊熟，衣則由紡線而織布，而裁縫成衣，皆出先母手。更或兼事蠶桑，由養蠶而抽絲，而織錦，而染色，至成衣而後已。余祖父母余父及余與弟妹等幼時之衣服冠履，並各妹嫁時之粧奩，皆勞先母之十指，以故夜深猶紡，而冬晨仍織。尤以吾家僅有薄田數十畝，余祖父中年業商，而余父幼即讀書，均不習農事，致家用歲感不足，每年九月廟會時，售衣履以彌補，先期即日夜縫裁，或竟夜促成。故先母終歲勤勞於紡織裁縫諸工中，每午夜余醒時，猶聞紡聲軋軋，呼之寢，則漫應之，紡如故，家貧，爲省膏火，無燈，線斷時則燃香頭以照。織布至冬日，手足凍僵，每以玉蜀黍心燃熨斗中，聊以借暖。嗚呼！余母半生歲月

，銷磨於全家人之衣食，且至忍寒暑，廢寢食，雖余等成立後家境稍轉，然仍勤勞節約如故，不肯少圖享受。嗚呼！痛哉！

(四)

父母之愛子女，惟願其常依膝下，先母生余兄弟姊妹等五人，而余等又各生子女，子女中又有子女者，計五世，逾二十人，先母每一念及，固亦樂之。然余等求學服務，遠遊他鄉，除長妹適隣村不時歸寧一省外，余等均數年不得一面，平時至無一人繞膝。尤以余爲先母最鍾愛，而遊地最遠，離時最久。清末即就學太原，越四歲，民國以來，遍遊國內，遠適隣邦，曾東至日本，南至菲島，北至外蒙蘇聯陝北察綏，西至康藏，東北至遼吉黑，西北至甘寧青，東南至粵港，西南至川滇，三十餘年中，除秦晉豫平京滬外，幾全爲邊疆或異國，數年始便道一歸省，歸亦僅留數日。每遠行，先母必涕泣，且長年別離，每逢佳節，余固倍思親，而先母亦倍思余，每於其夜悲泣，平日感觸時亦然。余有一姨母，居相邇，余每返里時，必縷述先母念兒悲泣狀，並告先母於痛甚時，輒憤謂「有子女勿令讀書，讀書即遠走高飛，徒增悲痛也。」余聞之，心滋痛。歸家時，母固心歡，然一念及聚暫離久

，又不免悲喜交集，泣數行下，惟不欲令余見，每強爲歡顏，慈母之心碎而余心亦碎矣。嗚呼！

四

(五)

余父設教他鄉，余祖父已年高，侍養之責，全賴余母，一切得老人歡。先祖父逝世時，病痢月餘，湯藥洗滌等事，皆先母身任，數十日夜不少懈，不以爲污，亦未嘗有不豫色。先祖父獎譽之，先父德之，隣里交相稱道之，而先母則認爲婦職應爾，未嘗有矜色。余父終身事教育，學不厭，教不倦，致目力過勞，抗戰時期，又因憤日寇橫暴，至兩目失明，時年逾七十，飲食起臥，全由先母扶持，不假他人，數年如一日，毫無倦容，先父深感之。先父性孝，亦性烈，少年時，每因祖母之故，嚴責先母，甚至毆詈，先母每順受之不少辯，及老，感先母之德，每以少年時之莽舉爲憾悔，但先母則認爲係舊日禮教之弊，非先父之過也。

(六)

先母數十年中，僻居窮鄉，余服務各地，每思迎養，俾得睹都市之盛；而略嘗現代生活

輒忍加余負擔，不願出，必強而後可。民國九年，余主太原國師教務時，迎至并門，然僅半載而余有南洋之行。民國十三年，余服務西北邊防督辦署時，迎父母至平，時多餘暇，每於假日侍雙親遊於北海西山頤和園諸地，覽山水之勝，述兒時瑣事，天倫之樂，此時爲最，然未及週歲而余因主甘教政，又有西北之行，反增別緒。北伐奠都金陵後，余在京服務銓部，欲迎雙親一覽首都之雄偉與滬杭之繁麗，先父固欣然蒞京，遍遊諸勝境，而先母竟以家務未果行，每深憾之。民國廿五年，余護送班禪回藏，道出西安，以將有萬里行，乃迎父母至西安少聚，幸得侍遊附近諸名勝，一如北平之樂，然未匝月，而余又西行。別之日，先母送至機場，以此行道阻且長，歸來無日，且二老春秋俱高，不審能否再見，故極悲痛，余雖力慰，然念及道遠親老，亦不禁心痛，母哭，余亦哭，登機後，猶望見老母以巾拭淚，悲可知也。抗戰以來，余由康而川而陝而綏而察，邊塞周遊，交通阻障，終未能一迎老母，樂終餘年，而今已矣，痛何如之！

(七)

先父逝世時，因抗戰中故鄉淪陷，子女孫曾等均在外，殮葬等事，全由先母主持，既悲死者，復念生者，痛之甚，不禁哭之慟，因之體益衰弱。勝利後，余始一返里，省墓並省

母，談及父喪情形，引爲罪，母雖不解國事，但知忠孝不能兩全之義，謂「兒在外爲國盡忠，等於在家爲親盡孝，不必以此爲憾」。惟余以父喪未奔，而母亦年高，國家多難，恐仍不免遺憾，恨甚亦慮甚。不意始慮者終未能免，而先母又於遠離中見背，病未聞知，殮不憑棺，得報時，葬已逾旬，不特余未得最後一面，而子女孫曾等且竟無一人在側，先母彌留時之心痛可知，悲何如之！且值烽火南北，梓里紛亂，欲歸不得，臨穴未能，惟在平寓設奠，與內子景虞兩兒銳捷等朝夕祭奠而已。嗚呼痛哉！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 馬鶴天泣述

家母於本年農曆一月五日在故鄉棄養值南北烽火不欲循故習以家事煩戚友故不發訃告不受奠儀惟欲編印一紀念冊如蒙長者戚友賜以題詞誄文者請寄北平東四六條五號歿存均感

馬鶴天附啓



